

日前应邀去大剧院观摩了乔榛主导演的经典诗文咏诵音乐会“数风流人物”，且喜且惊。

七十八岁的乔榛，中风之后的乔榛，老圃新枝竞吐奇，居然担纲主演，既有筋骨神韵，又有高度温度，甫一亮相就博得了长时间的满堂彩，作为一种艺术的“逆生长”大有苏东坡之“浣溪沙”——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”的大境界！

这是乔榛吗？康复得如此理想。

说“听着他的声音长大”绝非虚言，我们分别熟悉他青年、壮年以及花甲之年的声音语态，深沉醇厚，高贵蕴藉，但五年前我在雕塑家严友人处遇到他时，曾觉得他彻底完了，又是中风，又是CA，手脚震颤，嘴都歪了，老天是那么的，让一位艺术家过早地离开了舞台……

然今，乔榛又站在了声音与表演的圣殿，奇怪的是，对他一切的滞碍与厄难，竟都转化成独家独门甚至无法复制的艺术之魅，病残复出的他，不但嗓音更其圆润深沉，而且还以其深湛的艺术功力，借



## 古今“逆生长”

胡展奋

“残”出海，转圜顺变，失衡的蹒跚为悲怆的踉跄，变僵硬的颓颓为茫然的踟蹰，在朗诵《钗头凤》时，举手投足完全重铸了——或者说重现了一个在沈园局促蹉跎的陆游，将天人交战而悲痛欲绝的陆游演绎得“比陆游还陆游”，一个悔恨失态而自责崩溃的陆游——直白地说，健全人再怎么神乎其技也达不到如此逼真的境界！

而在表现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时，干脆优化自己的肢体劣势，削肩翘起，拖步踉跄，配以声情并茂、抑扬顿挫的天籁之声，以十足的代入感把一个晚年潦倒而理想不倒的杜甫，演绎得全场撼动，掌声如雷。

所谓奇迹。这些因病残而诞生而升华为的境界，因为由衷而荣，由枯返青，前人有称为“嬗变”的，有称为“豹变”的，有称为“窑变”的，现在多有叫做“逆生长”的——可谓夺天地之造化，参日

月之玄机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艺术家本人不可预知，大环境本身不可预设，远的可看左丘、马迁，目眇身残而有良史，近的就是麒麟童周信芳，“倒嗓”之灾反倒催生了一代艺术大师。“倒嗓”，过去指的是演员的嗓音突然变坏了，不能发出正常的声音，一般就此绝迹艺苑。

1909年9月在天津，周信芳不幸倒嗓。他年少时嗓子极其俊逸清亮，这次天津倒嗓，忽然一字不出，周围人都以为他从此完了。但他并不气馁，每天清晨继续喊嗓锻炼，另一方面积极寻医问药。经过努力，虽然未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宽广境地，但打鱼得獐，因祸得福，反而在沙哑中获得了独树一帜的“苍劲致远，粗犷险绝”的无上境界，形成了红遍海内的“麒派”。

无独有偶，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又号南阜、废道人、老癩、病癩、丁巳残人等）也有类似的传奇。他本来就书法一流，在官场倾轧中，受诬下狱，饱经磨



难后，右手突患麻痺之症，不能再作字画，绝望之际，试用左手握管，然而尽管是同一个大脑支配，写出来的字，却像稚童涂鸦，气急败坏之余，掷笔于案，而踉足长叹之际，偶然一瞥，发现那“削肩翘起”的笔触，不正是他以往苦苦追求的“天趣”与“老辣”吗？以往，右手太规范，太流畅了，左手却在生涩拙朴中，展现了“天趣”与“老辣”，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劫难后的福祉呀！

从此，常人是“倚老卖老”，高凤翰可是“倚左卖左”，不久声名大振南北，以至于“南阜左书，一纸难求”，他的左手字，在右手字的巅峰上再造一境，朝野上下，纷纷求字，就连郑板桥冒他之名而写的赝作，也被索讨一空。

“逆生长”古已有之。寄语乔榛，君道不孤矣。

那天与“香港戏剧教父”毛俊辉聊天，谈到戏曲的现代化。他说，所谓“现代化”，就是让有传统价值的戏曲作品展现新面貌，让当下观众能接受，能理解，能欣赏，产生共鸣，或者称作一种“活化”的工作。

去了刚落成的荃湾保育活化项目“南丰纱厂”，新旧交织的环境激发无限创想。纱厂外墙，是一幅几层楼高的巨幅纺织女工肖像黑白版画，这是一位葡萄牙艺术家的画作，成了纱厂新象征。边上一堵矮墙的彩色壁画，是另一番味道，穿戴得体的女工站在纺织机前，画工活泼，色彩斑斓。

走进纱厂，便被其全玻璃幕墙所震撼，改建后的纱厂明亮前卫，乍眼一看，似乎不够“原汁原味”，再仔细看，发现纱厂原有的支柱都保留下来了。那道超过60年历史的楼梯依旧留存，没有重新上漆，以“素颜”示人。把原本面貌呈现公众面前，是最好的保育方式。

走进纱厂大堂，迎面所见是接待处背后一片布满金杯的幕墙，它本身是旧纱厂的大闸。原以为走进纱厂能看到保留下来的大型纺织机器，用实物反映香港纺织业的岁月，但据说南丰纱厂停产，机器早已搬走，再也未能找回来。如今能看到的“金杯牌大闸”，还有“五方铁闸”、“太平桶”、“厂房楼梯”、“长木凳”……这些当年的细节，都藏着半百年历史故事，待今人品味。

南丰纱厂建于纺织工业全盛时期，曾经是香港最大纱厂之一。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，制造业是香港经济支柱，以纺织机制业最为强盛。70年代，香港有数十家纱厂。当年香港女子爱选择去制衣厂打工，如今是香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。随着纺织业北移，南丰纱厂于10多年前停止运作，成了一座仓库。配合

特区政府活化工厦的政策，南丰集团将这幢建筑物赋予新的生命和新的内涵，昔年纱厂成了当下时

界界创意地标和孕育年轻设计师的摇篮。

今日南丰纱厂，由“南丰作坊”、“南丰店堂”、“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”三大支柱构成。“南丰作坊”主要为与时尚及科技有关的初创公司提供办公场地；“南丰店堂”有各类文艺创意商铺及食肆；“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”主打纺织文化艺术，以展览及共享形式推广纺织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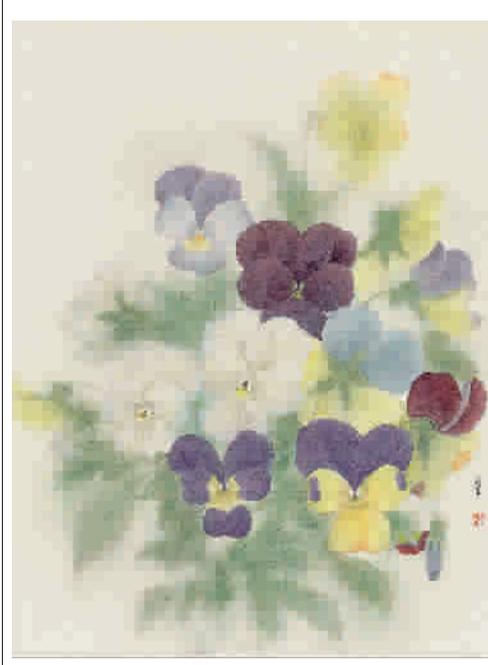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保育活化项目，不只是建造那些吸睛的“打卡热点”，更重要是它应该怎样跟社区互动共生。在南丰纱厂，见到几位“前女工”，她们每天从香港各角落赶来这里，兼职缝制布袋，重温当年温馨时光。

## “活化”一词有启发

江迅

半年前，参观过正名为“大馆”的香港中区警署建筑群，这是香港马会花了38亿港元活化的项目。这些年，香港保育活化工程不少，有建于1902年的大屿山石仔埗街的旧大澳警署，2012年活化为“大澳文物精品酒店”；建于1921年荔枝角青山公路的前荔枝角医院，2012年活化为饶宗颐文化馆……

活化工厦计划是香港政府自2010年4月起实施的公共政策，容许15年以上旧工业大厦业主，免补地价将整幢工厦改装活化，作其他用途，例如改建为写字楼、艺术工作室等。活化又称激发，粒子（如原子、离子）从外界获得足够能量后，其电子由较低的基态能级跃迁到较高能级的过程，有菌种活化、机械活化、生物活化、塑胶活化……一句话是活化智慧。活化传统文化核心是两个途径，一是让他有用，二是让他有新的文化意义，两者须兼而有之。



三色堇(中国画) 鲍莺

## 珍珠微光

刘云

遇到重要的场合，如果能和衣服搭配，我首先考虑的是佩戴白色的珍珠项链。水晶太亮，黄金太俗，玉石太挑衣，银饰太普通。白色的珍珠项链，纯洁无瑕，每一颗珠子都散发着柔和的微光，又能与任何颜色相融，虽然是一条稀松平常的串珠款项链，却诠释着“越简约的东西越高级”这句话。

因为喜欢，所以不论短款还是长款，单层还是多层的珍珠项链我通通都有。在戴上和取下的前后，我还要注视它，抚摸它，似乎那是一件珍贵的定情物。

在常见的首饰材质中，尤其是银色的金属，总会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。珍珠就不同了，翻来覆去

地看，整条项链由内而外透着温润的光泽，像是一件活着的饰品。

有时候想想，其实，一个人也罢，一处地方也罢，一段历史也罢，一样东西也罢，不会无缘无故触动你的心。

“凡珍珠必产蚌腹，映月成胎，经年久，乃为至宝”。沙子进入蛤、蚌体内，或其自身发生了病变，为了抵御剧烈的疼痛，蛤、蚌渐次层复一层地分泌液体，短则数月，长则几十年，这才形成了珍珠。如果异物的体积过大，蛤、蚌就会死亡。因此，蛤、蚌孕育一颗珍珠，就如女人十月怀胎，始终伴随着风险。沙子被蛤、蚌紧紧包裹，蛤、蚌忍受着沙子的磨砺，就像一对相爱至深的冤家，彼此



折磨，但又生死相依，无法分离。最后，沙子变成了珍珠，蛤、蚌也不治自愈。这一世，它们的缘分尽了。珍珠重见天日，变身精美的饰品，躺在玻璃柜的聚光灯下，供来来往往的顾客驻足欣赏，即使为人买去了，也是小心爱护。而蛤、蚌休养一些时日，便要开始圆满下一颗珍珠。

也许，在淬火中才能锻造出一把好刀。又或者，世间那些独一无二的质感，都是千锤百炼和细细打磨的结果。这就是对珍珠有感觉的原因吧？打开盒子，我取出珍珠项链放在手里，一边摩挲，一边自语。

湖心亭推出新菜单。将南翔馒头店新蒸的小笼包取来，与茶搭配成对，一起呈现。祁门红茶配传统鲜肉小笼，西湖龙井配虾仁鲜肉小笼，铁观音配蟹黄鲜肉小笼……组合新颖，口味多样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一切新老小笼，终究是猪肉打底的馅。这天的主题就是向“正宗”致敬。为了点题，连跑去取小笼的堂倌和湖心亭里的茶艺师小姐都穿了长袍和旗袍。

在老上海中心的城隍庙地区，在城隍庙地区的中心九曲桥边，我和一位美食家与一位作家一起围坐湖心亭二楼的桌子，品茶啜小笼。临窗望下去，桥上游客摩肩接踵，更显得我们身处的小小茶室陈设清雅。

几只小笼下肚，美食家盛赞南翔馒头店的小笼具有教科书水准。接着话题一转，感叹起

在新加坡，最受欢迎的小笼已经不是传统鲜肉馅儿，而是巧克力馅儿的。闻言，茶艺师也接口，用还带尖团音的老派上海话说：她外甥女从小在上海长大，土生土长，但现在最喜欢的小笼是新派店里卖泥馅儿的小笼。席中人举筷，对着眼前的姜丝醋和南翔小笼包发愣，纷纷感叹“正宗”恐要失传。喝着珍珠芋泥奶茶、吃着巧克力馅儿小笼包长大的新一代，和品茶吃鲜肉小笼的一代，在饮食传承的问题上，是否还能互称同乡同宗？

茶会到一半，我下楼去洗手。看到湖心亭楼梯转角处，辟出专门一角，用玻璃罩保护起一块石碑。上面刻着《湖心亭碑记》，文中盛赞此地风光“鱼鸟之出没，烟云竹树……一泓之池，视钱塘之西湖曾不足比拟百一。”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湖心亭由购得业主用

来开设茶馆，名为“也是轩”茶楼，为上海滩最早的茶楼。此时，距离1900年南翔人黄明贤的后人到九曲桥畔的船厅行开卖“南翔小笼”还有45年。

正是在那些年里，江南地区大量物流和人流涌入上海，也将江南地区的风雅和品位带到这里。江浙一带的馒头包子有各种流派，但在黄明贤手里，他敏锐感受到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，为求突破，将大蒸笼改为小蒸笼，大肉馒头改为娇小造型。对于当时习惯肉大料足的人或者习惯无锡肉包偏甜口味的人来说，南翔小笼包的革新，算不算一种背离“正宗”？最终这群南翔人对小笼包的定义，成为行业新标准，最后成为这座海派城市几代人共同认可的“正宗”。

其实细细想来，当年黄明贤

## 七夕会

成功之处不在于打败同行，而在于把握住了社会潮流的变化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生逢我们所处的世界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。这些年来，即便是代表正宗的“南翔馒头店”也推出过新口味。曾经在这里的菜单上，也出现过花菇小笼包、咖喱小笼包，但最后它们退出了市场，独占鳌头的依旧是鲜肉和蟹黄鲜肉小笼包。如果说，没有经历过挑战的口味是机械的传承，那么经历过擂台后的胜出，才称得上是经典。

也许此时此刻，新口味的出现尚不能撼动经典的影响力，但毕竟正是因为新口味的出现，才为传统和经典注入竞争活力。所以，让榴莲味的汤圆、流心芝士味的八宝饭、又或者是肉松味道的青团、巧克力馅儿的小笼包都来吧。愿闯服输，能者留下。

因为这里是上海。

母亲离去，与父亲相隔仅仅9年。1992年，父亲因病离世后，母亲一时不能从悲伤中缓过神来，我怕再出意外，每天下班后，总是急急地蹬上自行车，从县城赶往十几公里外的老家去给母亲陪夜。每天晚上，我又如同儿时一样，与母亲同睡在一个房间里，一方面，聆听母亲讲述几十年来稼穡的艰辛、治家的不易，以及很多很多或痛苦或愉快的往事；一方面，向母亲报告这些年在党的培育下我的成长、我的收获。陪伴母亲的那个月里的每一个晚上，都让我一次次前所未有、如此近距离、如此水乳交融般地体会到了母亲的那份慈爱和温馨，我也总是在母亲愈来愈高的悠长的鼾声中幸福地进入梦乡。

而这一次脑梗，事发竟如此突然。三天前，一个周五的下午，正在当时的三墩乡采访的我，接到了下沙敬老院负责人的电话，说是母亲突然不省人事，催我迅速赶去。

司机以少有的速度将我送到敬老院。简单问询后，我迅即与南汇中心医院联系，把母亲送往医院抢救。

平生第一次，我像当年儿时母亲搂抱我于怀里一样，在车里一面紧紧地抱着母亲，一面仔细端详着母亲那张历经风雨沧桑、额上布满了被岁月雕刻成深深浅浅沟槽的古铜色的脸，眼睛不禁一阵发酸。是啊，几十年来，为了养育我们兄妹六人，一直为心脏病所累的她，节衣缩食，任劳任怨，即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的岁月里，虽然食品严重短缺，但她始终乐观的心态，为我们遮风挡雨，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

不知是否为了我的深情所动，车到新场，母亲突然慢慢睁开眼睛问我：“现在在哪里？”我一时惊呆了，连忙告诉她，正在去往医院的路上。

接着，母亲的神情似乎愈来愈清醒。待至医院，她甚至能在我搀扶下慢慢走向病房了。先前，母亲曾小中风过一次，不过由于发现、治疗及时，倒也无甚大碍。这一次，正当我为她能再次逃过一劫而暗暗庆幸时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两天，病情竟峰回路转，一泻千里，将我母亲分隔于天地之间！

呜呼哀哉！虽然，我的父亲是一位几十年的老校长，可是，我的母亲却斗大的字不识一个。尽管如此，从小，她就要我们刻苦读书，像田园旁边的那棵榉树，长大成才。

如今，母亲走了，走在阳春三月那个植树的日子。冥冥之中，我仿佛听到她在昭示我们：生命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精神的高低与传承！

3月12日，植树节。哦，母亲，我记住了！

## 植树节，我记住了

唐同轨

